



石上清泉

赵红继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近照

1954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临颖县，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国防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1974年高中毕业后参军，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新闻、教育干事、宣传科长、政委等职，上校军衔。湖北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宜昌市作家协会会员。共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百万字，出版有报告文学集《从梦想到现实》一书。1989年，纪实散文《大坝锁蛟龙》被国家教委选入高中语文课本，其名字收入《中国高中语文课文作者大词典》。2000年转业，现在中共宜昌市委工作。

我的散文追求(代序)

赵红继

这是我的一本散文集子。收录进来的 63 篇文章是近 10 余年间所写,但多数篇目集中在最近的两三年里。

对于散文写作,我的追求是:其一,要反映生活的真实;其二,要表露心中的真情。我以为,真实是散文的“神”,真情则是散文的“韵”。若散文失了“实”和“情”,便失了“神”和“韵”,无神韵的散文,无论词藻多么华丽,无论技巧多么娴熟,都无法摆脱散文或图有其表、或外强中干、或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的可悲命运。中国是散文大国,先秦至今,真可谓散文家层出不穷,散文篇目浩若烟海,但真正优秀的、世代承传的、令人张口能诵的散文佳作,最起码是具备了真实和真情这两个要素的。

所以,我写散文,总是竭尽全力把工夫下在真实和真情上,以体现我对散文的追求。首先,我写的每篇文章,几乎都是我所经历过的真实生活,一些场景,一些想法,一些体验,甚至一些情绪,都力求做到是真实生活的再现。有的,则是生活长期积累、长期沉淀、长期思考的“顿悟”。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或者说虽然表面里有了一点了解,但没有能够真实感知的生活一般不在我的写作视野之中。其次,我最怕也最恨没有真情实感的散文。我读散文,读到毫无真情可言的文章,不仅有味同嚼蜡之感,而且不由自主地便

心生厌烦,甚至弃卷而去。因此,我在散文写作过程中,若无真情倾其笔端,我便就此打住,即便勉强写完,我也会揉成一团,丢于纸篓。我想,如若不然,我不仅对不住自己的辛勤劳动,也对不起我有限读者的宝贵时间。

当然,我必须声明,以上是我对散文的一点见解和追求,仅此而已。至于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是不是已经体现了我所追求的既真实,又真情,那我是万万不敢夸这个海口的。兴许,一些篇目里有了那么一点点意思,还能够让读者在既时间充足,又有好心情的時候,能够耐着性子读上一篇或者两篇没有骂娘,那我便知足了。

我深知,因我才疏学浅,所写拙文,是经不起推敲的。再就是由于自己过份注重了散文的真实和真情,文章可能也就显得有些生硬、愚钝、缺乏弹性和张力。

不是说,文如其人吗?

也许,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2000年4月20日 湖北宜昌桃花岭陋室

目 录

我的散文追求(代序)/1

关于父爱/1

关于母爱/4

母与子/7

四 婶/10

榆 钱/14

家 兄/17

给弟弟的信/27

狗 吞/33

梦中故乡/43

升起的太阳/47

为孩子所累/50

乡 音/54

消失的石磨声/57

甜蜜的负担/59

接受乡村/63

说 雪/68

永昌其人/70

一种孝子/75

我的求学之路/79

没有保姆的日子/85

死 寂/90

并非梅雨季节/93

没有影集的遗憾/96

拥有那份财富/100

灿烂之花/103

吃 鳖/106

巫山看云/111

鸡公山走笔/113

一次雨中旅行/115

神农溪速写/120

神女无恙/123

为过桥米线正名/127

- 牛/130
清江水/133
态度问题/136
酒风问题/140
扎眼的风景/144
胡须的烦恼/148
九八之夏/151
三峡移民/155
重走三峡/158
毛泽东的三峡梦/162
大坝锁蛟龙/173
《大坝锁蛟龙》采写体会/176
水电之都/179
山村小姑娘/185
感受大海/189
寂寞时光/193
秋意/197
闲话烟酒茶/199
尊严失落/207
艺术的尴尬/211
人过四十想学艺/215
观念的革命/219
生命脆弱/223
一条路/226
人与动物随想/228
受惊扰的鸳鸯/232
真实才美/235
死有何惧/238
脱军装/240
读池莉/243
上帝的困惑/247

关于父爱

父

亲的“走”，现在想来，我倒无所谓悲伤，因为那是在 60 年代的春天，那是我才 4 岁。4 岁的孩子按说该懂得父亲“走”的含义，但我确不懂，那阵子饥饿铺天盖地，我身子骨发育特别糟糕，储存智慧的大脑也就“醒”得特别迟。

在我的脑子里，连父亲的一点影子都不曾留存，况且父亲又没有留在世上一纸影像，也不记得是否喊过我的父亲。因为营养的问题，据母亲讲，到了 4 岁半，我才开始说话，似乎也不曾感受到过父亲给予的温暖。因为那个年景，人人都在和饥荒搏斗，何况我们兄妹又多，父亲顾不了我是自然的。父亲的名字我是没有忘记的，那是因为我入伍后经常要填写一些表格，家庭主要成员一栏必不可少，但实在很陌生。对于父亲，我知之甚少。母亲几乎从来不提父亲，我想一是她怕勾起往事伤心，二是父亲那么早就抛下 5 个孩子给她，匆匆离她而去，母亲对他尚有几缕怨恨。如果有三，我想那就是父亲尚未与我建立起来特有的父子感情，谈他有什么必要呢？父亲对于我所有的印象就是这些，所以后来结了婚，喊岳父叫爸爸，喊得异常别扭。

但是，我的血管里毕竟淌着父亲的血液，我的生命毕竟从父亲生命里获得，我想我同样拥有父爱，这种父爱与别的父爱一样的神圣、崇高、深沉，所不同的是这种父爱里面包含着几许苦涩与辛酸。

我写过几篇关于母亲的文章，是因为母亲爱我我亦爱我的母

亲。但是今天,当我正奔不惑之年时,当膝下小女举着期终考试成绩单喊爸爸喊得我心花怒放时,我便想到了父亲,同时,也想到了我的父亲的爱。

在中国,男人主持家庭或支配家庭仍然相当普遍,尤其是在乡村。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村庄,父亲是家庭的支柱,是家庭的象征,一旦这个支柱被上帝抽去,这个家庭在人们的眼中也就名存实亡。虽然我的大脑“醒”得迟一些,但我到了懂事的年龄,我毕竟还是懂得了这些,懂得这些的同时也就懂得了痛苦和烦恼,感受到没爹的孩子生活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一次我在村上犯了仅仅属于一个孩子范围内允许犯的错误时,一个被我称做四叔的长辈居然丢下这样一句话:“没爹的娃子,缺少家教!”我曾经为此话茫然、失望和沮丧,甚至滋生出过愤怒。但后来我长大成人了。我被母亲称作男人和男子汉时,我便没有了茫然、失望和沮丧。我甚至想去感谢这位四叔,真的,是四叔这句话使我找到了做人的契机,可惜那时四叔已经死去了。

“记住,你是没爹的孩子,要争气。”母亲常常对我这么说。久而久之,我就发现了一个真正做人难的不是没有爹的孩子,而是没有丈夫的年轻寡妇。母亲所承受的是各种世俗的偏见和沉重的生活负担。于是我从母亲的语气里悟出了母亲的悲戚和哀怨;从母亲的目光里,感受到母亲对我的希冀与祝福;从母亲脸上刀刻般的皱纹里看到了苦楚磨难中承受的忍耐和毅力。

我想,我最初读懂一点人生和社会,或者读懂了一点做人的道理,是从母亲脸上以及她的目光里读到的。因为没有了父亲,我最初懂得首先尊重的人是母亲;因为没有了父亲,我最初懂得的道理是为人要有骨气;因为没有了父亲,我最初明白的是要读书知理;因为没有了父亲,我……也许正是因为没有父亲,我便拥有了那份别人得不到的财富。但是我想,无论怎样,都是因为没有了父亲,

正说明恰恰父亲的存在。人生不能没有父爱,不过,我的这种父爱是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来感受罢了。

1991年6月

关于母爱

前

年冬天，母亲摔了一跤，人老怕摔，这一摔把胯骨给摔断了。

那一年母亲 84 岁。73、84，人生的节把年，上年纪的人都信这个，母亲也信。

家兄把母亲送到县医院后，在邮电局给我挂了个长途电话，我赶到母亲身边时，是第四天了。母亲已经做了手术，腰至大腿裹上了厚厚的石膏箍子，在小腿骨上，横钻了一个窟窿，穿了根细筷子粗的不锈钢条，用滑轮牵引着，下面坠着几个沉重的圆铁坨。

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天虽然没有飘雪，却阴森着脸，朔风凛冽。普通的县医院普通的骨科病房里，没有取暖设施，钢制的门窗关不严实，缝隙处发出凄厉的尖叫。母亲因劳累脊椎骨变形而驼背，平日睡觉以侧睡居多，且不停地翻转，以减轻脊背的疼痛。眼下如绑在刑架上，动弹不得。厚厚的石膏箍子还没有干，冰冷硌手。瘦弱的伤腿被死死缠在木板上，高高地跷着，两床棉被虽然厚重，却虚空地架着，被窝里没有一丝热气。

母亲一生勤扒苦做，积劳成疾，刚逾 70，背驼成了近 90 度。加之幼年为世俗所逼，把脚裹成了真正的三寸金莲，全身伤病不断，这般年纪，突遭此罪，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母亲没有呻吟，面部表情告诉我她异常痛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轻轻为母亲掖被角，母亲就顺势攥住了我的手，同时眼泪也就迅速地滚落在枕上。母亲说：“娘怕过不了年了。”

母亲的生命力是极强的，当时我想母亲风烛般的残年可能在

病榻上度过了。而事实上，她恢复得惊人的好，虽然医生举着 X 光片透着日光灯告诉我骨头接得不理想，但两年后，母亲的三寸金莲又重新站在了久违的土地上，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能走路了。后来生活能自理了。做儿女的我们都感到莫大的安慰，我想这惊人的恢复来自于惊人的毅力，得益于母亲一生的勤勉和吃苦耐劳精神。

母亲没有文化，是那种实实在在的没有文化，她认钱，是从币面的大小和色彩上凭感觉判断的。到我所在的城里来因为要上公共厕所才认识了一男一女两个字。这两个字她比划不出来，主要是从象形上去认，她曾对我说：女字就象一个女人盘脚坐在纺车前纺线的姿势。母亲早年纺得一手好线，认字也是从自己的劳动形体感知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却有着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善，宽容，律己，守妇道，重家教。细细回想，母亲这辈子传授给子女们的思想，几乎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沉积的思想道德精髓是极其吻合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却极看重有文化的人，并不遗余力地拉扯儿女念书。1960 年春荒夺去了父亲的生命，在那饥寒交迫的年月里，母亲却不让我们兄弟中断学业。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母亲生了一场大病。日子实在难熬，舅舅心疼自己的姐姐，就做了主张，让我和哥哥退学，母亲知道后说什么都不干，为此还和情同手足的舅舅发生了口角。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容不得半点妥协地对舅舅说：“就是砸锅卖铁，就是挖骨磨扣也要供孩子们上学。”我从内心感谢我的母亲，在那个读不起书、后来又不让读书的年代，我读完了高中，到部队我又读大专，直至拿到大学本科文凭，我想我之所以比较热爱读书，是与母亲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母亲嫁到我们赵家时只有 17 岁。我父亲有兄妹 5 个，爷爷奶奶命短，均在知天命之年一命呜呼，撇下 5 个儿女。我父亲为老大，长嫂为母，没办法，母亲便成了一家之主妇，吃饭穿衣料理家务事无巨细，样样落在母亲瘦弱的肩上。19 岁那年母亲有了第一个

孩子，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一连生了9个儿女，饥饿和疾病夺去了4个孩子的生命，活下来的还有两女三男兄弟5人，我排行倒数第二，属幸存者。若干年后两个叔叔分别成家，两个姑姑先后嫁人，母亲终于有点喘息机会，欲集中精力哺育儿女，不料父亲却又撒手人寰。我的两个姐姐尚未成人，哥哥12岁，弟弟刚满2岁，我当时才4岁多一点点。

父亲撇下母亲和我们兄姊走的那年，母亲47岁，到今天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母亲整整熬过了做寡妇的40个春秋。母亲她不容易啊！她有过自己的豆蔻年华，但就在这个花儿般年龄进入赵家，为人妻，为长嫂，为人母，成了整个家庭的奴隶。家就像一张网，把她罩住了，缠住了，她挣扎了一生也未挣脱这张网。父亲在世时她主内，父亲走后里里外外全是她。她的三寸金莲，少女时曾赢得过虽然短暂但却辉煌的几年，后来，这双小脚却折磨了她一辈子。她下田除草，赶牛耕地，扶耒播种，扬场打麦，拉架子车，下猪圈出粪，她什么活都干过，干得还不错，挣来的工分，换得的口粮喂养了我们这些儿女。母亲的小脚磨砺出的鲜血一次又一次浸染在窄窄的田埂上。

所以母亲全身的每处骨节都过早地变了形，这尊变了形的躯体里埋藏了太多苦难和辛酸。

然而，母亲却并不这样认为，也许她对自己一生有过缺憾，但更多是无悔和自豪，这是我从她的言语中感受到的。

虽然她离不了拐杖，但母亲仍然寻着她可以做的活，母亲一旦闲着，浑身不自在，这是我从她眼睛里看到的。

母亲就像一只蚕，她要吐尽最终一缕丝。

1997年12月

母与子

母

亲 88 岁了,生活在乡下,我却住在城里。母亲给了我生命,并养育了我。我报答了母亲什么呢?常自问,似乎给予母亲的太少。18 岁,刚刚离开娘怀就参军入伍走南闯北,掐指一算,已有二十五六年了。20 多年虽有多次相聚,却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娘的心里,我成了委婉切切骨肉别离心曲中一颗跳跃不定的音符。

这样的情况有过好多次了:母亲斜靠在祖传的那把太师椅上,望着冬日那颗苍茫而温暖的太阳,正默算儿子上次离家的时间,思念也就随风飘向了远方。忽有村闺通报:您儿子回来了。母亲好不惊喜,颤颤巍巍地出了堂屋,迎出大门,仿佛迎接着一个巨大而实在的希望。当夜深人静,乡亲乡邻散去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她那双老花得有些模糊的眼睛望着儿子,战战兢兢地问上一句:“这次回来能住多长时间?”我不愿欺骗母亲,但又不忍心一盆冷水浇灭母亲无比善良而又一腔与儿团聚得久一点的期望。“妈,您说住多久就住多久。”听到这话,母亲就淌着热泪笑啦,并说:“唉,住几天都行啊,儿大不由娘嘛,你是国家的人了,是队伍上的人了。娘想得通。”

有时候,我想,做儿的对老母亲实在很残忍,不孝得很。我的归来,总像一阵狂飙在母亲心中掀起一阵狂澜,以至我到部队一个多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母亲的心尚不能平静下来。母亲苦苦等待了我整整一两年时间,你只能用三五天来回报她,然而这三五天时间却也大打了折扣:儿时的伙伴,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堂兄堂

弟表姐表嫂，七大姑八大姨耗去了多半的热情和时间，留给母亲的只有苦寂的等待与煎熬。我要走了，虽然打开皮箱打开提包给母亲搁下了够母亲一年内零花的钱和各种精制糕点以及各类水果和花哩胡哨的营养液，她却很少表现出关注与兴趣，始终把热烈而执著的目光铺洒在我的脸上。这时候，母亲从不掉泪，即便是眼眶里浸满了泪水，也从不让它掉下来。而我有时却不然。

母亲的眼力已经相当的不好，我无声的流泪，我想她是看不清的。然而，一次，当我说了一些请母亲多保重之类的离别话，正欲转身跨出门槛的瞬间，母亲一把拽住我，用手抹我脸上的泪水。难道她是单凭一种心灵的感应吗？我想是的。母亲的手温凉而松软，平缓而轻柔，左一下，右一下，贴切而实在，两行泪痕被擦去了。母亲的手是多神奇啊，不仅一下子就唤醒了我童年意识，而且使我感到安祥而舒坦。俗话说，养儿防老，母亲已年逾古稀，自然规律谁也不能违抗，她距生命尽头还能有多远呢？在她生命最后的里程，作为儿子的我都不能嘘寒问暖，不能陪伴在身边，不能端饭送水，养儿何以防老？于是，这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与愧疚。

回到部队，走进都市，工作生活依然的忙碌而喧闹，奋斗与进取，挫折与失败，应酬与周旋，痛苦与欢笑，还有家庭的琐事，女儿的学业，将大脑充塞得满满的，虽然暂时地将对母亲的牵挂淹没了，然暂时终究是暂时的，一旦静下心来，或者一到逢年过节，或者一个电视剧一部小说里有关母爱情节的描写，都又能勾起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之情。有时候，夜间突然被恶梦惊醒，这梦不用说是一个与母亲有关且是个不吉利的梦。这一夜，我就再也无法入睡。沉沉的夜，眼睁睁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想入非非，一千次一万次对自己说：梦是反的，梦是反的。虽这么说，却还是放心不下，天一亮就拨通了家乡好友的电话，让好友百忙中抽半天时间到家中看望，待再接到好友电话，说老人一如往常之后，这颗心方归于平静。

俗话云，父母在儿不远游，父虽去母却在，按理也不应远游。

但俗话又云，好男儿志在四方。小鹰老是躲在老鹰的翼下，不去搏击风浪，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搏击长空的雄鹰。为了让母亲在城里安度晚年，我早在十几年前就动员母亲搬到城里住，母亲在身边，不仅可以减去天南地北的牵挂，也可尽尽做儿的孝道，再就是让她歇歇劳累一生的筋骨。起初母亲不肯，后来答应了，勉强住了半年，死活不肯再住，说不习惯住楼，人”悬在空中“头晕胸闷接不上气；又说庄稼人不找个活干时间一长身子骨像要散架，还说没有村上老姐妹聊天，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鸟。再留半月，却把母亲闷出一身病来，无奈，只好把老人家送回。

母亲虽然已经老迈，可她手脚从不闲着，农忙时节，还硬撑着日渐萎缩的身子帮家人烧火弄饭。家兄反复叮嘱几近乞求，劝其不要再进厨房，免得有个闪失。母亲却说，到我动弹不得那一天，自然我就不再做活了。

春暖的时间，母亲在孙子孙女的搀扶下还时常到向阳背风的地方晒太阳，与村上的老姐妹聊天。据说，聊着聊着就很容易聊到我的身上，她有这么个儿子在队伍上做军官，成了她的骄傲和“聊资”。她对人说我是个大孝子，村上的老少爷们也这么夸我，我却愧疚得不行。

母亲对于儿子总是无比的宽容，不到万不得已，做母亲的不轻易说儿子短处的。

近看电视，中央台播一则公益广告，先是几位饱经风霜、衣衫破旧的母亲山上背柴、河边洗衣的镜头，末了，有这样一句耐人深思的话：生活在城里，别忘了乡下的老娘！

每看到这组画面，我的心就不由自主的震颤，我问自己：“我忘记乡下的老娘了吗？”

四 婶

四

婶今年 86 岁，亦属古稀之人，但她比我的老母亲尚小 4 岁。年轻时她们妯娌关系略有不和。她们做少女的时代还时兴裹脚，我母亲本份，听话，家教严厉，裹脚裹得认真，基本达到三寸金莲的标准。四婶怕疼怕苦，死活不干，裹了几次就放了。四婶的父母有点迁就、放纵自己的闺女，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很没家教的。因此，母亲就有点瞧不起四婶。后来，世道变了，不时兴裹脚了，四婶的脚也就顺理成章应了新形势，没裹成。这在四婶她们那个年龄段是很少见的。四婶成婚成的晚，据说是 24 岁，晚就晚在她的脚上。虽然世道有变，可乡下人骨子里还是老观念。五四运动是发生在京城里的事，是发生在文化人圈子里的事，裹脚裹了几千年的农村仍然视三寸金莲为纤纤可爱之美，说什么也接受不了大闺女拖着一双拍啪大脚。

但四婶因祸得福。解放后，妇女顶了半边天，人民公社成立，生产队劳动，男女同工同酬，拿工分吃饭。像我母亲那种恪尽妇道的女人吃尽了苦头，三寸金莲，脚趾叠在脚趾上，走平路打趔趄，站立稍久疼痛难耐，却让一双小脚天天与坚硬粗糙的土坷垃打交道，真是要人命哟。四婶 却活得自在多了，犁耨锄耙，扬场打麦，春播秋收，她显了身手，一双大脚帮了她的忙。60 年代中期，我们那个村，因小脚女人出工难以出力，由一级劳力贬为二级，四婶却例外，母亲拿 8 个工分，而四婶却与男人一样拿 10 个工分。

尽管如此，母亲从心眼里还是有些小瞧四婶。脚大心不灵，手不巧，这话对不对？反正在四婶身上得到了验证。四婶虽然田里地里风风火火，纺线绣花、缝补浆洗、料理家务却一塌糊涂。在我父亲弟兄四个还没分家过日子那阵子，四婶的棉袄还得我母亲帮她做。四婶生了孩子，也就是现在的堂弟，连堂弟冬季里穿的虎头鞋上的“虎头”还得母亲为他刺绣。

俗话说，脚大走四方。四婶脚虽大，走的路却不远，若以她的家为轴，东西南北，也不过十里八里。我们村距京广铁路不过20里路，阴雨天里，火车的鸣叫声传得远，四婶听得真切，她对我说过好象就在村的西头。可四婶活了80多岁，硬是没见过火车的模样，对火车的向往永远停留在子孙绘声绘色描述的情景上。

四婶在长一辈的妇女中，算做粗人。她的这种粗不仅仅反映了她的大字不识一个，更主要是表现在她的性格方面，当然还有那个时代女人应具备的各种手工技巧方面的缺陷。但四婶性情率直，心直口快，为人真诚，我喜欢并尊敬四婶。

前半生，四婶比母亲生活得要强一些，但后半生，准确一点到70岁之后，母亲过得比四婶要强一些。母亲因为有我这个在外谋生的儿子，她逛过好几个城市，并在大都市里生活过一些日子。母亲坐过火车、汽车、轮船、还胆颤心惊地坐了一回飞机。她去过大商场，又入过宴席，享受过三星级酒店的服务，乘过手扶电梯。这些，对于四婶，是不可想象的。

74岁那年，四婶大病过一次，大病之后，身体就垮了，然后就常年卧床。记得有一年我送母亲回老家，我对母亲说我去看看四婶，母亲就说我与你一起去。在四婶光线很暗的房间里，母亲坐到四婶的床沿上，说了很多很温暖很安慰当然也有些伤感的话。母亲然后把我带给她吃的营养品很无私地搁在四婶的床头。我忽然